

政策性金融对高新技术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

巩玉饶

山东工商学院 金融学院, 山东烟台, 264005;

摘要: 本文以 2013-2022 年我国高新技术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 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政策性金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政策性金融能够显著促进高新技术企业新质生产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 政策性金融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来推动新质生产力。该研究揭示了政策性金融对高新技术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理, 对提高政策性金融运行效率, 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高新技术企业新质生产力; 政策性金融; 数字化转型; 技术创新

DOI: 10.69979/3029-2700.26.01.092

引言

当前, 全球化带来的资源禀赋流动使各国的创新动能加速释放, 但同时, 市场开放及贸易摩擦使国际竞争更加激烈, 加快企业由传统生产力向先进生产力的质态转变。自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多次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 在实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其向新质生产力质态转变的过程中技术创新风险较高、研发周期长、与投资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很难获得社会资金的支持。而政策性金融是财政与金融相融合一种特殊性制度, 其宗旨在于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 可以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创投市场(徐明, 2021),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下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投入不足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 研究政策性金融对高新技术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并进一步从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能的视角出发, 深入剖析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驱动路径, 或将为科技兴国战略的落地提供重要的研究支撑与实践抓手。

现有文献中, 主要是研究政策性金融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李立等, 2017)、区域高质量发展(薛宏刚等, 2021)、企业技术创新(吉黎等, 2025)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关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研究, 在研究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及指标构建后, 学者们又从供应链金融(于涛等, 2025)、技术创新(王煜昊等, 2024)、数字化转型(张慧智等, 2024)等多个角度进一步研究了对企

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但鲜有文献研究政策性金融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关系。与此同时, 政策性金融在实践操作中仍面临“不会使用”与“运行效率偏低”的现实困境。基于此, 深入揭示政策性金融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制, 并针对性提出优化政策建议, 对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与现有研究相比, 以下是本文的边际贡献: 第一, 构建政策性金融与高新技术企业新质生产力的统一分析体系, 实证检验政策性金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效应。第二, 从政策性金融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实际效应入手, 分析其与企业新质生产力之间的作用机理, 进一步拓展政策性金融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体系。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政策性金融与高新技术企业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 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的一种先进生产力。政策性金融的核心使命是服务国家战略, 弥补商业金融的“战略缺位”。而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 属于国家战略导向的重点领域。政策性金融可以通过长期、低成本、定向化的资金支持, 衔接国家战略与企业创新实践, 为新质生产力的孕育和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 也是实现生产力质态跃升的重要支撑。

假说 1：政策性金融可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1.2 政策性金融通过提升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面临研发投入高、回报周期长、技术迭代快等特性。社会资本因风险偏好、逐利性强，易对这类不确定性较高的领域“惜投”，导致资金供给缺口。而政策性金融作为公共金融工具，可通过定向支持、风险分担等方式，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足，为技术突破、要素重组提供稳定资金保障。政策性金融通过精准赋能研发环节、成果转化阶段，降低创新成本、加速技术扩散，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假说 2：政策性金融通过提升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1.3 政策性金融通过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企业数字化能力是构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企业数字化转型凭借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够重构生产流程，增强管理效能，持续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跃升。高新技术企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主体，但其数字化转型面临独特挑战。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前期投入高，涉及软硬件采购、人才引进、流程再造等，商业金融机构往往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技术壁垒高，信息不对称严重，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不敢贷、不愿贷”。而政策性金融可以凭借其政策性、引导性和长期性，有效弥补这些市场缺陷。

假说 3：政策性金融通过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2 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 2013-2022 年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政策性银行贷款数据、新质生产力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Wind 数据库。同时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剔除 ST 和期间退市类企业；剔除核心变量缺失严重的样本；为避免极端异常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1% 的水平上缩尾处理。

2.2 变量的选取和度量

(1) 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政策虚拟变量，若企业在样本区间内接受政策性贷款，则在当年及之后年度取值为 1，否则为 0。

(2) 被解释变量。本文借鉴李心茹（2024）等的做法，从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对象、新质劳动资料三个方面构建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政策性金融对高新技术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3) 中介变量。技术创新：本文采用高新技术企业当年授权的发明专利数加 1 并取对数来衡量创新水平；数字化转型：参考张永坤（2021）老师的研究，以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附注披露的年末无形资产明细项中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部分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例来度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

(4) 控制变量。为控制企业特征对实证结果的干扰，本文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资本结构、总资产收益率、市场势力、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现金流量水平。

2.3 基准模型设计

本文选取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检验政策性金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N_{proi,t} = \beta_0 + \beta_1 Policy_{i,t} + \beta_2 Controls + Firm fixed effects + Year fixed effects + \xi_{i,t}$$

其中， $N_{proi,t}$ 表示公司 i 第 t 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 $Policy_{i,t}$ 表示若高新技术企业获得政策性银行贷款在当年及以后年份都取 1，没有获得政策性银行贷款则取值为 0。

3 回归结果与检验

3.1 基准回归结果检验

根据基准回归模型，本文实证检验了政策性金融对高新技术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列（1）为没有控制变量但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的结果，政策性金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列（2）为增加控制变量且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的结果，政策性金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政策性金融可以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假说 1 成立。

表 1 基准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新质生产力	
	(1)	(2)
	Npro	Npro
Policy	0.978*** (2.802)	0.677* (1.854)
Control	否	是
Firm FE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Constant	15.091*** (195.031)	15.466*** (26.934)
Observations	6317	5984
R-squared	0.699	0.709

注：（）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通过 1%、5%、10%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下同。

3.2 稳健性检验

3.2.1 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基准回归的前提是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如图 1 所示，高新技术企业在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前 4 年，与没有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企业相比无显著差异，而在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 6 年内，每一年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均存在显著差异，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表明政策性金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在促进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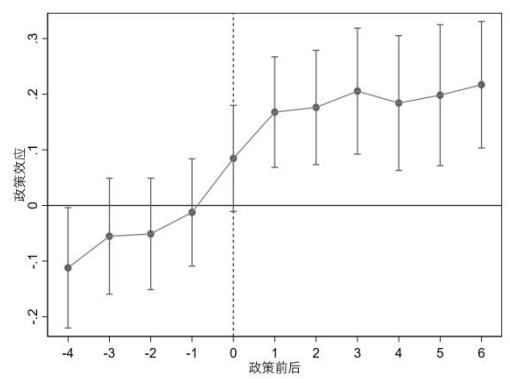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3.2.2 安慰剂检验

为避免非可观测因素造成的回归误差，本文通过随机抽取样本及随机给出政策时间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概率密度分布如图 2 显示：政策性金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影响的估计系数分布在 0 附近，显著差异于实际政策效果系数，且 P 值大多高于 0.1。这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未受到潜在因素干扰，具有稳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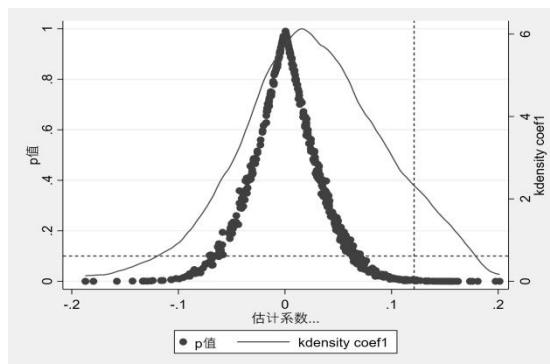


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

3.3 机制检验

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提供耐心资本与长期资金、发挥引导与杠杆效应以及通过差异化考核与风险容忍，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及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效率倍增器”，它通过对现有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释放效率潜能；而企业技术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它通过创造新要素、新工具和新产业，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表 2 报告了政策性金融促进数字化转型及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检验结果，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假说 2 和假说 3 成立。

表 2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Digitization	Innovation
Policy	1.454*** (0.277)	0.169*** (0.029)
Control	是	是
Firm FE	是	是
Year FE	是	是
Constant	36.282*** (0.544)	2.295*** (0.057)
Observations	6008	6003
R-squared	0.332	0.544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性金融能够显著提升高新技术企业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来促进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构建覆盖贷款、债券、股权等多渠道的融资体系，为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领域提供全方位的资金支持；实施差异化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应单列高新技术企

业从信贷计划，并根据不同行业和企业成长阶段的特点，制定差异化的授信政策；强化全周期综合金融保障：建立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为科技企业从初创到成熟的全生命周期提供持续、稳定的金融支持。

(2) “双轮驱动”，共促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技术创新是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两大核心引擎，它们相互促进、深度融合，共同重塑着生产力的内在要素与外部形态。一方面，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挖掘存量业务的潜力，提升现有生产力的质效；另一方面，大力投入技术创新，布局未来增量市场，塑造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唯有如此，才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3) 强化政策协同与机制创新。加强财政—金融政策联动：推广“财政贴息+金融赋能”的模式；发挥资本市场的包容性作用：提升资本市场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的包容性，畅通科创与资本的对接通道；推动跨部门协同与风险防控：建立跨部门协同推进机制，加强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的联动。

参考文献

[1] 徐明. 政府引导基金是否发挥了引导作用——基于投资事件和微观企业匹配数据的检验[J]. 经济管理, 2021, 43(08): 23-40.

- [2] 李立, 严立冬, 陈玉萍, 等. 政策性金融支持对返乡创业农户生计改善的影响[J]. 华东经济管理, 2017, 31(09): 129-135.
- [3] 薛宏刚, 王浩, 管艺洁. 政府引导基金能否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 [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9(04): 68-77.
- [4] 吉黎, 杨文颖. 政府引导基金投资与企业持续创新——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 西部经济管理论坛, 2025, 36(04): 82-96.
- [5] 于涛, 谭前进, 刘谦. 供应链金融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管理现代化, 2025, 45(02): 140-147.
- [6] 王煜昊, 马野青. 新质生产力、企业创新与供应链韧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J/OL]. 新疆社会科学, 2024: 1-17.
- [7] 张慧智, 李犀尧.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J]. 工业技术经济, 2024, 43(6): 12-19.
- [8] 李心茹, 田增瑞, 常培荃. 新质生产力、资源利用与企业组织韧性[J]. 西部论坛, 2024, 34(04).
- [9] 张永坤, 李小波, 邢铭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定价[J]. 审计研究, 2021, No. 221(03): 62-71.